

中国现代科学全书·人类学

哲学人类学

韩民青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作者简介

韩民青，男，1952年4月生，山东青岛人。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山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研究的专业是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现已出版学术专著13部，发表论文180余篇。

内 容 简 介

哲学人类学是一门哲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本书通过对人类的全面考察，揭示出人类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动物+文化”结构的物质形态；通过对人类的个体、群体与整体的考察，揭示了人类组合的进化趋势；通过对人类环境的考察，阐述了人类与自然的外环境关系以及人类与文化的内环境关系；本书还通过对人类发展趋势的探讨，论述了人类的最终结局。

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胡 绳	钱伟长	吴阶平	周光召
	许嘉璐	罗豪才	季羨林	王大珩
	郑必坚			
主 编	姜士林	郭德宏	刘 政	程湘清
	卞晋平	王洛林	许智宏	白春礼
	卢良恕	徐 诚	王洪峻	明立志

(副主编和编辑委员名单容后公布)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篇 人类的本质.....	(5)
第一章 人类的起源与文化的产生.....	(5)
第一节 古猿演变中的困难.....	(5)
第二节 古猿变人的关节点：文化的产生.....	(11)
第三节 人类是动物与文化的统一体.....	(37)
第二章 人类的动物性与文化性.....	(45)
第一节 人的双重性.....	(45)
第二节 人的动物性.....	(50)
第三节 人的文化性.....	(60)
第四节 人的动物性与文化性的相互作用.....	(66)
第二篇 人类的组合.....	(71)
第三章 从个人到社会组合.....	(71)
第一节 人际交往与社会组合.....	(71)
第二节 社会分工与社会组合.....	(82)
第三节 社会角色：人向社会的投入.....	(93)
第四节 人的个体与社会的二重性.....	(102)
第四章 群体组合与群体时代.....	(110)
第一节 群体组合的发生及演变.....	(110)

第二节	群体组合的特征.....	(124)
第三节	群体组合的结构.....	(131)
第四节	群体组合的职能性与利益性.....	(142)
第五节	人类的散群时代.....	(151)
第六节	人类的聚群时代.....	(160)
第五章	整体组合与整体时代.....	(167)
第一节	整体组合的形成与演变.....	(167)
第二节	整体组合的特征.....	(176)
第三节	整体组合的结构与层次.....	(180)
第四节	整体社会结构的职能性与利益性.....	(195)
第五节	整体与群体的关系.....	(202)
第六节	人类的集体时代.....	(211)
第七节	人类的一体化时代.....	(219)
第三篇	人类的环境.....	(227)
第六章	人类与自然.....	(227)
第一节	人类在自然界的定位.....	(227)
第二节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形成及特征.....	(242)
第三节	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方式.....	(255)
第四节	自然对人类发展的选择.....	(267)
第五节	自然的局限与人类的历史作用.....	(277)
第六节	改造自然与改造人类的统一.....	(288)
第七节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变.....	(298)
第七章	人类与文化.....	(308)
第一节	文化：人类的内环境.....	(308)
第二节	人类与文化的双向作用.....	(315)
第三节	人类与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	(322)
第四节	人类、自然与文化.....	(326)

第四篇 人类的结局.....	(331)
第八章 人类的结局：严肃的理论课题.....	(331)
第一节 有关人类结局的各种说法评析.....	(331)
第二节 探讨人类结局的必要性.....	(339)
第三节 探讨人类结局的可能性.....	(348)
第四节 探讨人类结局的理论原则.....	(352)
第五节 人类的结局与宇宙的结局是 统一的课题.....	(358)
第九章 人类的发展趋势和结局.....	(361)
第一节 改造自然与改造人类的深化.....	(361)
第二节 人类的多元化和分化.....	(376)
第三节 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化.....	(388)
第四节 个体与群体的一体化.....	(400)
第五节 意识与物质的一体化.....	(406)
第六节 人类的结局：全新的世界.....	(415)
结束语 哲学人类学的回顾与展望.....	(431)

导 论

哲学人类学，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和分支。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前苏联学者的影响，认为哲学人类学只不过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创始人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思·舍勒。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大量材料和事实表明，哲学人类学并不能划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而是现代世界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它的创始人不是20世纪的舍勒，而是19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许多哲学人类学性质的范畴，如人的类本质、类特性、类活动、类自觉、类意识等等。马克思晚年又集中了巨大精力研究人类学，写了许多重要的笔记，涉及到文明的起源、原始社会的结构、私有制的产生、家庭与国家的形成等众多问题，这都是把唯物史观向人类学领域推进从而形成的哲学人类学研究。恩格斯晚年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等著作，把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从自然的进化、人类的未来发展等各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哲学人类学的思想。总之，事实证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就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是完全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应该重视哲学人类学研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曾说过：“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哲学人类学，共产主义纲领就是某种人类学理论。”

哲学人类学的真正创始人虽然是马克思恩格斯，但由于诸多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却没有得到后人的应有重视和

发展，甚至出现把哲学人类学归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的狭隘观点。应当承认，西方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承继了马克思试图建立完整哲学人类观的研究与思想传统，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拓展了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并与具体的实证的人类学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西方哲学人类学的众多分支学科。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人，却未能大力开拓哲学人类学这块研究园地，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缺憾。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已逐渐注意到这一点。先是积极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哲学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和成果，接着也展开了我们自己的理论探索，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把握哲学人类学，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理论体系，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仍不尽人意，研究力量还十分薄弱，研究工作比较零乱，研究水平也比较低，尤其缺乏有分量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研究的这种落后状况亟待改变，必须大力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研究。

拓展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研究，关键是要弄清和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关于哲学人类学的涵义，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德国的百科全书说：哲学人类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它研究人的本质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美国的小百科全书写道：哲学人类学是以阐明关于人的各种专门科学为任务和目的，并在面对现代科学和工艺迅速发展维护人的价值的一门学科。前苏联学者则认为，哲学人类学是研究人性的一种学说。这些关于哲学人类学的观点都不尽全面和准确。我们必须明白，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研究，是一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开始了的理论创新事业，我们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循着他们的基本方向并结合时代提供的新材料、新事实，去进一步完善它、丰富它和深化它。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他们把自然观与历史观有机地揉合在一起，把自然的进化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联系成一条完整的索链（这是我们研读《自然辩

证法》一书时可以获得的最深刻印象)。由于把自然观与历史观结合在一起,这就把人类纳入了整个物质世界的发展之中去理解,使哲学人类观更宽广、更深入了,反之也加深了对自然进化的理解。第二,力求对人类的起源、人类的生存、人类的本质、人类的进化、人类的前程以及人类与自然、人类与文化、个人与社会等问题,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把握,形成一门完整而又深刻的关于人类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工作清楚地昭示我们: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的研究,一是要从人类观走向自然观和宇宙观,在严谨扎实的自然观基础上引伸出人类观研究,形成有深厚自然观底蕴的人类观;二是要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演变观走向大人类观,形成从人类的起源、存在、进化一直到结局的完整人类观。这既是一个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基本内容逐步完善、丰富起来并加以展开阐述的过程。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是一门关于人类来龙去脉的完整的哲学学说。

本书的研究内容,就是按照上述基本思路并根据科学的新材料来安排和阐释的。首先,坚持人类观与自然观的统一,把人类放在物质世界发展的总框架之中去考察,深入把握人类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其次,坚持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演变观走向大人类观,全面阐释人类的由来、人类的内外关系、人类的生存与活动、人类的进化以及人类发展的最终趋势,形成关于人类来龙去脉的完整人类观;再次,从人类来龙去脉的总历程中揭示和把握现代人类文明的特点与走向,努力提高现代人类走向更高级文明的自觉性。

第一篇 人类的本质

第一章 人类的起源与文化的产生

从本质上说，人是动物与文化的统一性存在。这是通过多方面考察才得出的结论。在这里，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人类的起源。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正是文化的产生，形成了古猿向人的转变。

第一节 古猿演变中的困难

关于人类起源于古猿这一点，现在似乎已没有什么疑问了。然而，人类起源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仍在不断地发问：古猿为什么要变成人而不是别的东西呢？古猿变人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推进了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清楚地把人类的“动物+文化”的本质揭示出来。这是因为，古猿演变中的困难正是导致文化产生和人类起源的直接历史成因。

物质形态进化的历史表明，物质体的性能在物质形态的进化中是一个能动的活跃的因素，物质体的结构则相对稳定；物质形态进化的方向就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物质体的性能，使之能同周围世界发生日益高级的联系与作用；为了保证物质体性能的提高，物质体结构必须不断发展变化，结构的发展服从性能的发展是一条绝对的法则。

古猿向人的转变，实质上是进一步提高物质活动性能的结果。古猿向人的转变，也是在性能与结构这对基本矛盾的推动下进行的，只是这个基本矛盾在人类祖先的身上有着活生生的特殊表现。

人类和古猿的区别，有物种关系方面的（即人与猿属两类不同

性质的物质形态)，也有群体形式方面的。恩格斯指出：“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恩格斯围绕生产对人和古猿的区别作了大量的重要论述，主要是物种关系方面的。当然，研究古猿变人务必牢记：“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古猿的动物群怎样发展成人类社会的呢？恩格斯是在首先考察了人与古猿在物种关系方面的转变之后才去论及社会的，他说：“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所以，古猿向人的转变首先是物种关系方面的转变，这也是人与古猿区别的要害，当我们探求古猿本身的内在矛盾性时，首先涉及到的也就是人与古猿在物种关系上的区别。

恩格斯围绕生产阐明的人与古猿在物种关系上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手足分工、制造工具，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劳动活动。二是语言的产生、大脑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思维和意识活动。这两个特征都是在物种关系上人和古猿从机能到结构的根本区别。研究古猿变人的内因，就是研究人类的这些根本特征是由于什么样的内在矛盾性而导致产生的。就劳动与思维而言，劳动的产生在先，它是人与古猿区分开来的最基本和最先的标志，思维则是在劳动的推动下形成的。所以，探讨人类起源时，关键是从劳动的发生入手。

微生物由于其机能发展的局限性所决定，它的机体结构的进化受到限制，因此始终处于生命物质发展的最低水平。植物也由于其机能的特殊性所决定，在生物进化道路上分化为又一大分支，处于生物进化的中等水平。唯有动物不同。它以“动”为其机能发展方向，始终围绕着如何提高机体的活动而进化，所以获得了高度

发展，成为生物进化的主导力量和最高代表。

动物机体的机能与结构的矛盾运动，造成了动物的进化，这主要就是机体的进化、器官的进化。在七千万年前的白垩纪时，地球上出现了灵长类动物。灵长类的特点是四肢较灵活，保留五趾的形式，大拇指（趾）与其他指（趾）分开，便于攀援和抓握物体。灵长类的脑颅也较大，眼睛也很大，具有立体视觉的能力，眼眶与颞区之间有一骨隔开。到了五千万年始新世晚期，灵长类从原始的狐猴中进化产生了原始的古猿。这就是人类的祖先。

由于长期的进化，古猿的前肢与后肢已发生了初步分化，在必要时能够作短时间的直立，并能用两脚在地面上行走若干步。古猿的前肢比后肢长，这是与它们“臂行”的行动方式有关，它们用一只手抓住树枝，摆动身体，再用另一只手抓住另一树枝，这样交替来移动身体。前肢由于活动的需要，已向专门化方向发展，拇指与四指形成分离，抓握东西的能力显著见长，经常用于寻找食物，抵御敌害等活动。后肢趾较长，拇趾与其他四趾也能自由地分开并相对，因此后肢也能抓握物体，这种结构同样是由于树丛生活而形成的。

本来，古猿都生活在茂密的森林中，偶尔也到林间的草地上活动。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使森林减缩和稀疏，树丛间的空隙地带随之增多和扩大，促使古猿经常到地面上来活动，使古猿变得越来越灵活。第三纪中期，发生了世界范围的造山活动，地球的许多部分发生断层和上升运动而形成众多山脉，一些地区的气候变得干燥起来，森林逐渐凋萎消失为草原所代替，加上种内的生存斗争，迫使古猿中的一支踏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古猿从原先的树居生活逐渐改为地面生活后，在新的生活条件下，获取食物的方式不同了，获取食物的困难也比在森林中大多了，地面上的敌害也更多。根据现有的化石材料看，这种古猿既没有锐利的牙齿，又没有强大的体力。在这种环境中，单单依靠身体

的肉体器官机能已不能保障生存。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机体变异而适应新环境呢？也不行。像古猿这类高等动物已不可能较快发生向某个方向的特化变异，并且这种纯肉体结构的变异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是因为，古猿要在这种新环境中生存下去，不能仅仅依靠适应，而必须对环境产生能动的改造作用，以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的条件。

要对环境发生改造作用，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这要求机体器官不是以一种有限的方式，而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环境发生作用，其广度和深度都是以往的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例如，要既能与各种强大的敌害斗争，又能克服自然的各种限制获取各种食物和生存条件，既能切割和剥削，又能刺戳和挖掘，等等。但是，任何机体的器官都是有限的，任何器官的机能又是特定的。如昆虫和鸟类要飞就需长有翅膀，鱼要游水就要长有鳍。所以，肉体结构不能允许机能发展到上述这种水平，这正是即使是高等动物也只能以自己的身体适应自然而不能改造自然的原因。

由此可见，古猿所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为了生存就要使机体的机能发展到一个能够对环境发生改造作用的程度，另一方面肉体结构的局限性又不允许其机能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个矛盾表明，古猿已走到了纯肉体进化的顶端，它要继续发展（指向质的更高阶段的转变），就必须开拓新天地。所以，历经几千万年到今天，未实现向人转变的猿类的变化并不大，没有出现比猿类（除了人类）在肉体结构上更高级的动物。

但是，古猿本身不仅形成机能高度发展与肉体结构局限性的矛盾，而且也具备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条件。

古猿前肢的肉体自身直接对环境发生作用很有限，但是，在肉体结构的基础上却发展出能够掌握和运用其他物体的能力。由于具有这种能力，肉体工作器官便可利用其他物体对环境发生间接作用。这种被肉体工作器官支配而不属于肉体自身、被用来作用

于外界的物体，就是工具。工具的特点在于可以不限于一种而是可以多种多样。因此，肉体工作器官运用多种多样的工具就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作用于外界，这就不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出了肉体工作器官本身作用的范围，能够对自然环境发生能动的改造作用，并且其潜力是无限的。

于是，一条新路出现了：肉体器官加工具是一种不同于而又高于纯肉体结构的新物质体结构。在“肉体 - 工具”的新结构的基础上，古猿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能力进一步获得发展，这样开展起来的活动就是“劳动”。劳动的特点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能动地作用于环境，因此，这种新的功能活动决不能仅仅依靠肉体结构而发生。正是这个缘故，恩格斯才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人类是一个具有“肉体 - 工具”结构的高级物质体系，古猿向使用工具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向具有“肉体 - 工具”结构的人类的发展。所以，正是古猿本身发展中所形成的机能高度发展与肉体结构局限性的矛盾，堵死了古猿向其他生物（即仅仅是肉体结构及适应能力的改变）演变的路子，而踏上了向人（即形成“肉体 - 工具”新结构和劳动能力）转变的历程。

当然，“肉体 - 工具”结构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初，古猿运用的是天然物体工具，如现成的石块、树枝等，并且是不经常的；后来，逐渐经常化，成为生存所依赖的主要手段。这时进行的是萌芽状态的劳动。因此，“肉体 - 工具”的结构还不稳定。随着运用天然工具能力的发展，天然工具的局限性又被突破，开始出现最早的人工制造工具。以制造工具的出现为标志，“肉体 - 工具”的新结构便真正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物质形态——人类开始形成了！

“ 肉体 - 工具 ” 结构的形成过程，不仅是工具的产生过程，也是肉体改造的过程。这都是在劳动能力发展的推动下实现的。

过去，经常把古猿使用天然工具以至制造工具进行劳动，归于自然环境变化的逼迫。应当说，环境的变化是个重要条件，它可以促使古猿发展中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使古猿向人的转变加快。但是，若无古猿自身的发展矛盾性，环境即使再变化，也不会导致古猿变成人，而只能灭亡或者变成其他动物。所以，古猿向人的转变，归根到底还是要由古猿自身机能与结构的矛盾运动来说明。“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 是一个伟大真理，它的含义就是：古猿机能向劳动能力的发展以及早期劳动的进行，促使天然工具和制造工具的产生，形成了肉体器官加工具的新物质体结构，古猿机体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发生了相关变化，从而导致了人类的诞生。

在这里，我们仅仅从劳动的出现和“ 肉体 - 工具 ” 结构的形成这个侧面探讨了人类的起源。但是，这个侧面极其重要。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性特征，只要有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人类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物质就算开始出现了。当然，这还只是开始形成，是人类形成的第一步。

有一种意见认为，使用工具乃至制造工具并非为人类所专有。不错，从表面上看，某些动物也有类似用机体之外的物体进行活动的现象。但若从本质上看，这并没有形成这类物体与动物机体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人之为人正在于使用和制造工具以从事劳动，而猩猩之类的动物之为该类动物却并不在于它们偶尔使用了一些物体去活动。人类的发展正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发展，而猩猩之类的动物的进化一点也没有导致它们使用的物体的发展。有人说过，人类制造工具的关键在于利用工具造工具，即以工具为中介来实现工具的再造，其他动物则顶多只是用自己的某个机体器官（如前肢、嘴等）来“ 整理 ” 一下天然的物体。这是对的。这个事实的实质在于，人类运用工具去制造工具乃是工具的进化，